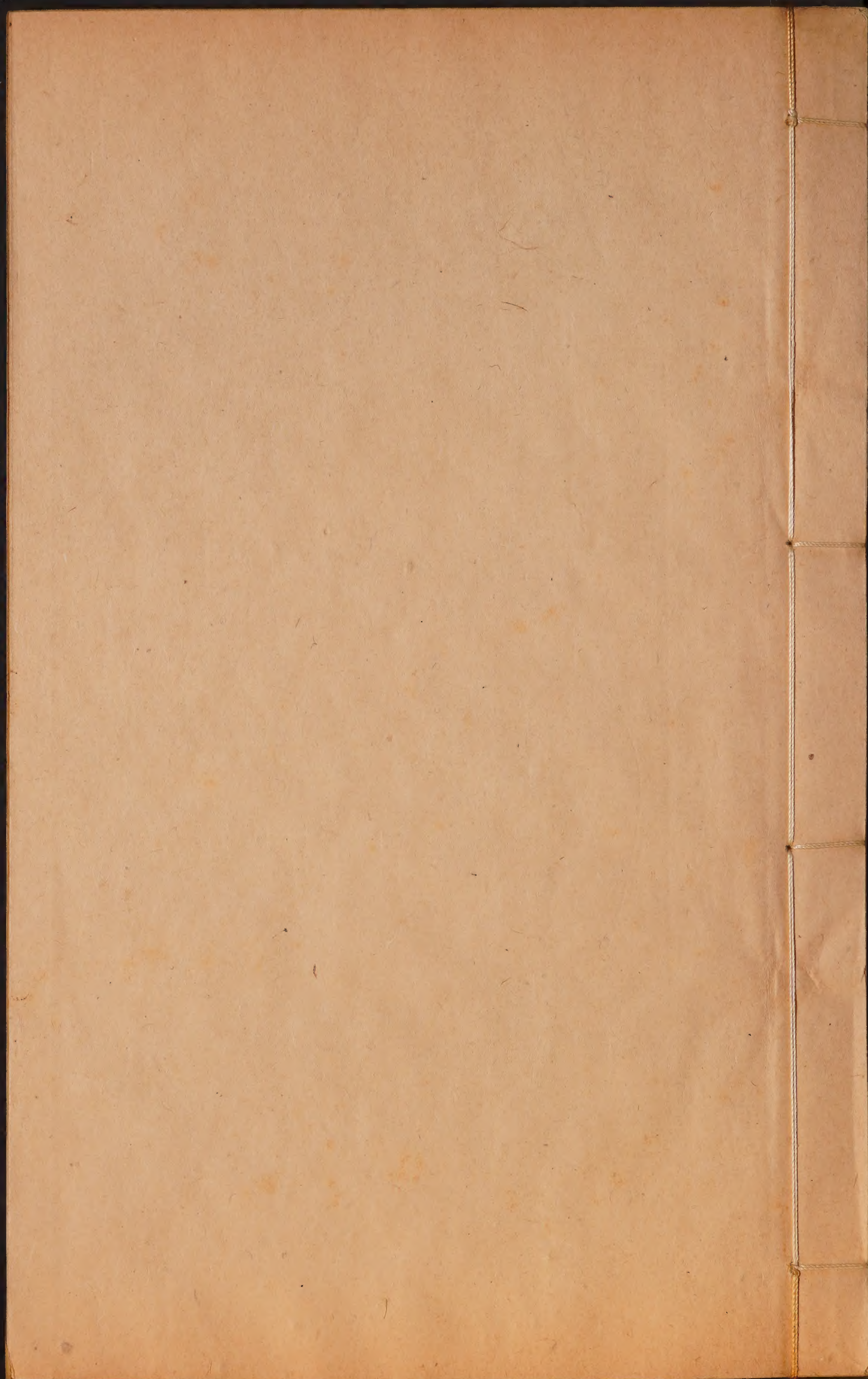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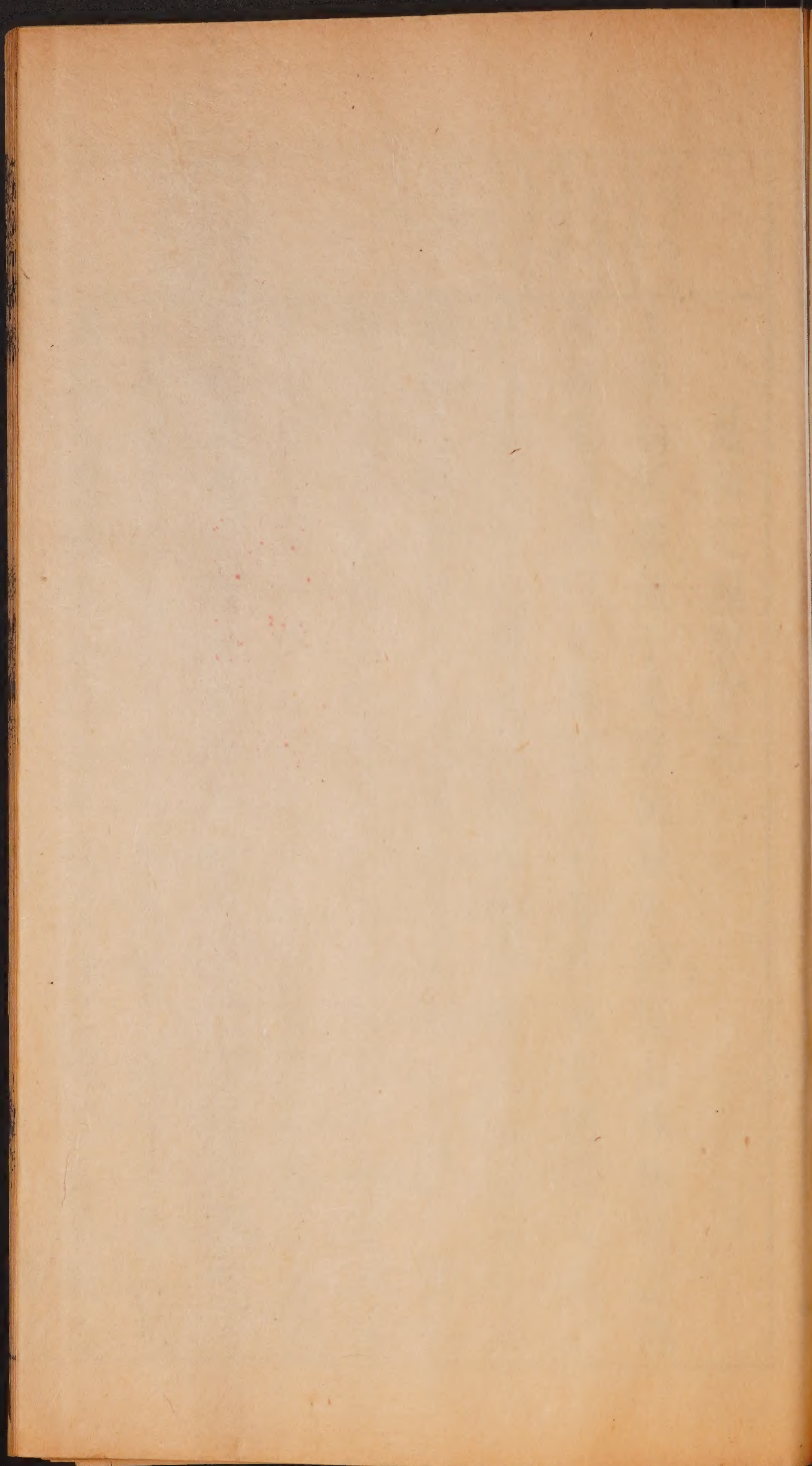




瀠洄百折波紋萬頃俱是一派安流而激宕翔湧之致隱躍其間文之韵高而神逸者

雋思逸調飛飈鼓宕文以轉捩而益工

晁補之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覯於其所已饜而欣得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蹔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

讀斯文者但覺詞旨之妙婉而多風而忘其筆法之勁不知作者之烹鍊正復一字不肯苟下

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巳約亦不以是移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

俯仰今昔横襟放筆炯波無限而一種感慨之懷憑弔之想揮洒淋漓極其情致

精彩煥發光華溢目而議論更有關涉如此文纔不止是寫景之作

馬詞矣調極此堂之勝槩

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于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較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

迴顧起處法極縝密而文情之妙婉曲流美

層波叠障曠遠高深

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儵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郡補之守河中。

公雞肋集止有宋刻故傳播不廣

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媎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二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張以忠曰此記悠揚雋永神韵靡溢其風格在歐曾

之間

又曰句一轉折字一頓挫有奏節有血脈極波

流瀠洄之妙而風神靜秀蔚然可觀冠絕

之作

第一節敘其人來求名亭之錄

先泛言思以起題意下詳言所思之不同

文出一思泛論人之所思

說思之意大都是此四者

陳師道思亭記

甄（音真其人無名特標其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于

第三節論親不可忘自思親而說至于忘情尤令人感發

第四節論因親易于忘而作亭

此意思常人說不到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此意尤高一

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音崔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于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哉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

記○

樓昉曰節奏相生血脉相續無窮之意見于言外

張以忠曰說親之當思與思之當慎情辭悽惻婉轉

闕生讀之者孝悌之心自當油然而生

先王之範世也嚴矣原其制禮初意盖欲砥天下名節使不至于出處去就之間冐昧苟且以壞士氣以隳世風修其身以行義養其身以有爲正己以正天下端在是焉至于叔世上無礪世磨鈍之主執禮以繩士下亦無砥行好修之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介紹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于自盡故祭主于盥婚主于迎賓主于

士持禮以自繩于是自衒鬻者多而寅緣奔競之風遂不可救豈世道之幸哉謹錄此文以當藥石庶幾一伐其病云

介然不苟何等嚴毅

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于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于南豐先生不敢不免也

凡今之人讀此必汗下數斗

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樓昉曰必是讀儀禮熟故其區別精非特議論好讀其文氣正詞嚴凛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之勢此后山所以爲后山而曾子宜諸公欲羅致而不可得也

又曰末云有聞于南豐先生則前所舉四者之說皆南豐之教也以南豐教人不苟如此則所以使之來見者必其人之可見也南豐爲之介則有詞矣而詩文以爲之贄至于交遊接

待以禮則徃此事也前面所言如此而後面各舉者盖包四者在其中矣林秀州當是林子中

張以忠曰古之聖賢欲大有爲于天下未有不嚴于立身者枉尺直尋君子所以斷斷不爲豈不欲仕進哉誠不忍以媒利祿之故辱其身甘以名節付之一擲也先生此書持論甚正凜然毅然吾願朝紳士子人錄一通座隅日讀數遍

此文氣勢汪洋沛不可禦而脉絡分明筆法緊健正不但才力之高也

李清臣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于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夫奉法令蓄士民雖提頓矯暴之其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徉而止利可以緩從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局熊熊之氣聚貙虎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厲吾之人而敵人與抗時我小眚䀛我小跌一有形鏄若弩羽之來不可障故朝爲勝兵暮爲野骴朝爲强國暮爲丘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

文法雙鎖

精神陡震筆彩光榮

又轉生議論

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胄而騎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塲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

名言疊纍纍疊然不竭

深于陰符之旨六韜等書兵筆下之所鞭箠使者也

於仁則慢而不爲用專于威則忿而不爲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敝而實窮專於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爲多兵弱以爲强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强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畧葢出于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

看他叙事何等筆力何等法度

崢嶸磊落照耀文籍

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寇讐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荊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山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縶劉鋹十五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于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圜鑰勘不失寸尺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摹遠攄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廟堂之

情弊洞曉

國朝債師之謂也

用將如此兵安得不挫用兵如此國安得不削

上習於安娛轅門之中恬于豢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覯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騎容冶日奉朝謁利厚祿以肥子弟苟聲色美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譽庇占惰卒便豆觴庖廩織紝繡畫針鞾皃鍛伎巧玩好之事而已其于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强怯地形之迂直鵝鸛之踈密虜態之誠僞謾焉不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高位大俸索上農夫十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闤市之征不足以奉一將閑視哆言尚各不

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丹原野膚鈍鋒刃四夷以爲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陛下於優安寡事之時留神于兵垂意于將當塗以收之當術以驗之委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惕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將不素簡兵不素習臨事倉猝而欲令之長討取勝其道無繇

使宋能寔究其言厲武備飭邊防雖有遼虜敢睥睨中國而動哉靖康之禍寔由武功不競以及此公此策萬世承平之龜鑑也

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俓之羶醜。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民。陛下蓄十餘將。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陛下垂拱于太平之上。澹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彊塞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爲之。則亦暮已。

樓昉曰。文勢縱橫。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於兵書者也。

張以忠曰。此文首尾貫串。勝理圓密。且持論極精爽。

痛快利害情形如劃掌上才識兼到之文

李公綱序其文曰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

鄒浩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十二月某日潁昌府教授臣鄒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貢舉勑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爲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爲去留其餘數塲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塲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於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

遊庠序登仕述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板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

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爲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襍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繫有司有司之好惡又各業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

娙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遠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又曰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發武黨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然遷謫流離屢

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衰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較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爲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糜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偏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

頹于死而任言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馴致禍亂橫流四海使公而在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計哉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想望風采者仰慕何如哉

熙寧六年頒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新義以取士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

淪胥以靡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較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較特爲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觀陛下南嚮以來以天地之

情傳註一切不用則天下之士其爲經術先諮習一家私學矣策論可知詞賦可知

朝廷之上有名無實者多矣何獨科舉一事哉

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務之急者甲以爲可乙以爲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竊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爲善胡不盡罷數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爲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無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復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爲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救且末設教於末其救奈何又曰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

名言篤論眞摯之中更覺沉痛

人主何可不留心愼簡大小臣在職者何可不矢心靖獻

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爲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于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須之臣之二利四害之説行自判矣且臣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疎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

時熙寧黨復熾僉壬滿朝公故極言深詆之所以卒不容于時

小人欺君誤國不過恃此等議論說得快

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以冀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耻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縷臣不暇悉要之爲國謀不如謀其

確論

令朝紳讀之積有本心應亦惶然汗下

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憣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邪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勑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

所以不欲廢四塲通定之制

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豈甚難者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爲餼羊也爲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爲明堂也爲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攷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較爲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冐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浩誠惶誠恐頓首稽首昧死謹言

張以忠曰鄭公遐方學較官耳而惓惓于朝廷舉士
之得失論言無忌自是忠懇之至而篇中
痛言切指處名識名言足救時弊
又曰人才係乎學術而學術則係乎造就貢舉
之制士之造就關焉苟經術詞賦兩判其
途則疎淺競售而朝廷鮮寔用之士理亂
安危安所倚賴公深憂之故反覆利害立
意諄諄特議釐覈眞名臣經國深識也

紹興五年公上疏言金虜必不可和狀詔褒諭之及何蘚如金通問二帝公遂乞外知邵州

高宗釋怨通和忘讐事敵正與魯莊事絕相類故借以動之最爲刺心切骨

胡寅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輙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反與齊通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於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於蔇

警醒痛切　永鑒　誤國

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於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圍人犖之亦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閒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鑒乎女眞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勘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

應前

整兵經武以圖恢復虜將還二帝以請盟奈何自甘卑辱爲

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眞

不可通和此其明驗大效

金始終以和愚宋始終以和自愚

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

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尊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攷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

春秋先聖手所筆削之書自王安石廢不列學宮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然高宗事讐無撥亂反正之志縱喜讀

是書宠亦何益

學張儀約從文字

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眞爲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於女眞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讐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馳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於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戆昧思之不通是以

畧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卽以世讐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樓昉曰根本經誼撓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張以忠曰時張魏公以和議不可終絕故何蘇遂行不知虜既辱我二帝傾我宗社國世讐也豈復有遣使通好之理卽古者敵國兵交使在其間與此又不可同日語公持論既正而詞氣尤沈痛激昂忠誠可

胡侍郎諫書論理勢處是激烈然畢盡詞止而氣極不衰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足見關係不小岳武穆當日所以怒髮冲冠思欲嚥乎燕虜者亦是念及祖宗廟社之與祖宗赤子讀至

胡銓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監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此令人墮淚

此段與前段相應

指天畫地之談訢到天朝拜犬豕處誠足着愧羞激怒之使猛省耳

自變故以來二句足以塞秦檜之口

此段論不可臣虜之理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

文有頓挫

前面連下數可字故此處連下數不可字以破其說直以義理斷不以利害論如此反復義意始盡

忠義激發而肝膽畢露真足寒奸邪之膽而奪之氣

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欽宗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音戈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

此段論不可臣虜之勢

此段是論王倫之罪

管仲攘左衽爲衣冠寫倒

之　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

秦檜驅衣冠爲左衽眞遺萬年之臭

情詞悲咽

此段論秦檜之罪

說出孫近附會之狀稍有人心者當愧無地

此段是論孫近之罪

按澹菴之疏陳剛中以啓賀之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

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

無不古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耶乘下澤之車蓋深壯其小朝廷求活之句也剛中亦坐貶

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張　栻曰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而精忠足貫天地

張以忠曰激烈慷慨悲憤痛切其光鑠日星其氣震海嶽其精誠貫金石足令敵國見之䰟奪奸邪讀之心死

詞意激切氣度雍雅琅琅可誦

値危亂之後而思治安之理益不可忽矣

趙霈治安劄子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爲倚伏。安者危之對。居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玆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出承列聖之丕基。適丁陽九之厄運。中原俶擾。黎民塗炭。九年于玆矣。秣馬勵兵。而士氣始振。興衰撥亂。而武志方申。天時旣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天其或者殆將悔禍。使之至於治安乎。玆者鑾輿言還

一以漢光武證見光復舊物再興漢祚者猶不忘危亂如此

一以唐太宗證見化家爲國肇造區夏者猶不忘危亂如此

天人和悅遠邇乂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自長安入朝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繇馮異之言乎唐太宗時高昌既平魏證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曰寡人與大夫

再頓轉一段使有滋宕之致而文勢亦緊醒

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爲人也然則太宗所以能保其業其繇魏證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唐既平高昌宜若無所憂矣馮異魏證乃引小白管仲鮑叔牙之語以爲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懷遠圖知燕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喜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猝之

惓惓忠愛之思溢于言外

凡此皆所謂治安之寔而時事之最急切者故懇款言之

警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月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今於此當念扈蹕之際務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矣區區狂瞽不勝至願

樓　昉曰愛君憂國詞氣凛凛眞有古諍臣之風

張以忠曰述往代之告誡與時事之艱虞意旨深懇情詞款惻足稱名疏

左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與子西此論立意雖異然各具奧旨奇思崢嶸千古

奇論

議論好

唐庚議賞論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爲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

史記熟

此論從未經人發出駴論快目

正論侃侃聽之悚然

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棄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繇覿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盎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告羣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

刻識名想

破此說

雖破異說又就作一轉說論

自衆庶而士大夫而廷臣一節上一節

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爲何如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爲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

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爲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惟此爲近古哉

樓昉曰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有含蓄能發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宜深味之

張以忠曰近世大臣貪昧苟且衆矣富貴利達日幾幾望之人主又安用諱言賞哉良可慨也

湖南多蠻寇即三苗氏之族

音調嚴遂鎔左鑄漢

此可見軍士出疆之難

劉敞送湖南某使君叙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猶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三注之甲三重甲也）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

簡當老成不容蔓語

精神在此一轉不然則腐熟矣

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無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敎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趾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纍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盍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張以忠曰渾勁蒼古辭簡意至

事情

此英雄之見豈若淺丈夫然哉

忱爽明快論事當如此

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徂何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且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知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

此節尤高

此節念高管到元昊叛於羌

筆端洒落

好語

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鶩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都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常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

過接處佳

句有含蓄

豈惟宋事然今日事尤可痛

信然

筆力飄逸

歸到端叔自止

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肺腑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屢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外方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

末方言其學此最佳又畧反之此筆力高處

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張以忠曰筆端亢爽而持論尤確可佐廟謨可參邊計真有用之文非獨文章之工妙也

又曰格律極卓氣骨極高

此文能起儒夫起得新秉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學他譬喻氣整而賑詞清以蔚

送秦少章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

非豪傑之士無此介性令我神游不能置

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彊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予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響至異時

懷其安寔敗名又且敗德

閱歷世變則氣骨沈鍊然後可任天下事而神不驚

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子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

名確不朽

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樓枋曰此皆老于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文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進益

張以忠曰莊論格言粟然嚴正

謝枋得却聘書

謝疊山奔跡徹遠二十餘年不蒙委用及遺宋曆垂絕奮不顧身崛起敗亡之間百辱不渝用拯國難既造毋江濵乃授命燕土豈以知遇厚薄爲重輕哉故有夷齊四皓之說

謝君欽寄以全臣節求末之卓然者也觀其却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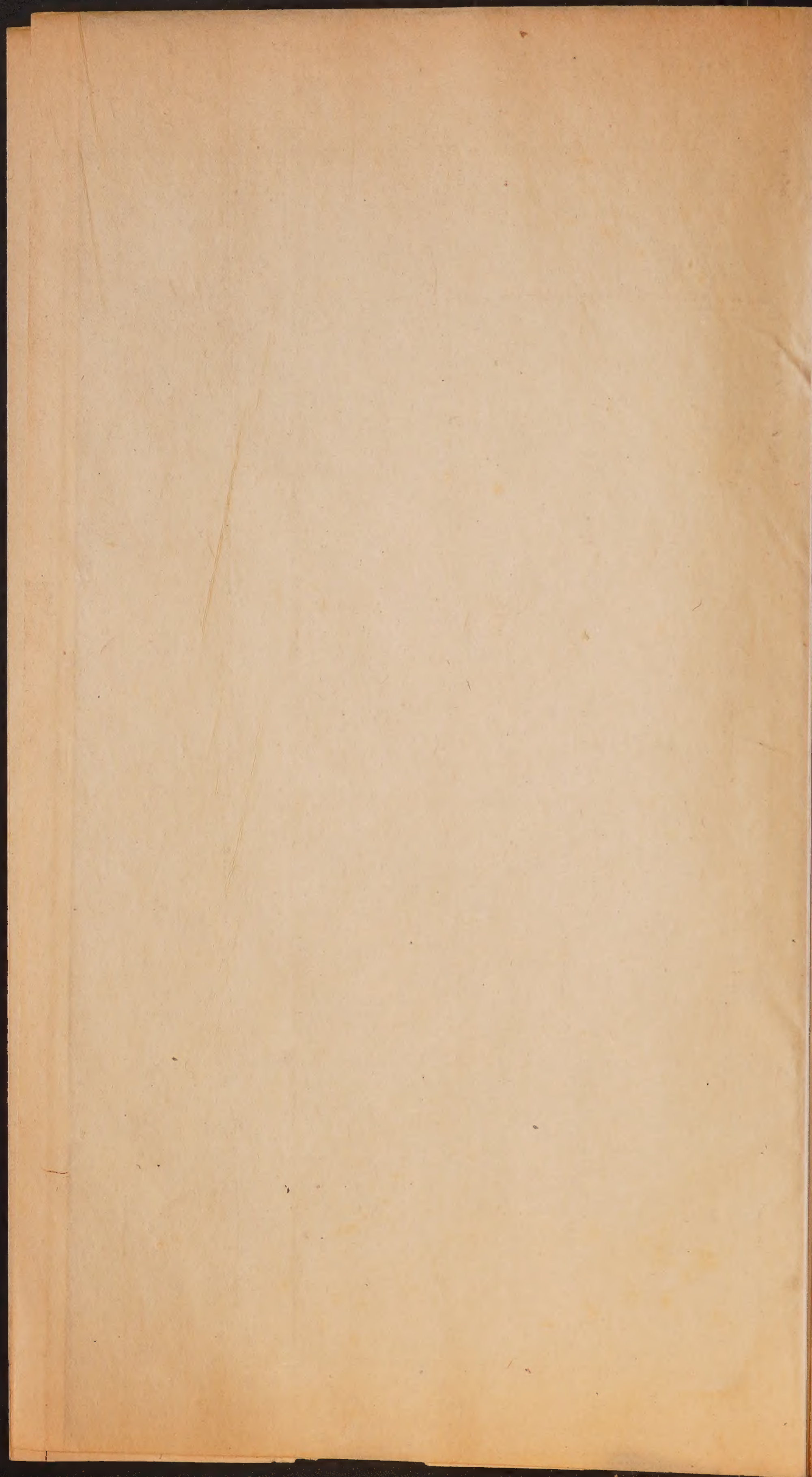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

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朽其詞甚婉其志甚決

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大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張以忠曰公不就死公非愛死也委曲苦心非天下後世可得而諒也從容就義一語固公所自道而實當時不得已而痛言之爾

又曰可無媿夷齊矣四皓雖高尚非倫比



無大充乎盈天滿地各苟偷孤臣不忍加獨其者有
而目覩大元乎其與天平等不同治聖朝之而偷生
希着士死義于前日矢施士諸其之墓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恩思德大寶錄之司馬子長有言人孰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其之心矣
然以忠臣公不就死公非愛死也委曲苦心非天下
後世可得而識也從容就義一語固公所
自道而實當時不得已而痛言之爾
又豈可無愧矣齊矣因臨終尚尚莽倫此

